

一張古老的黑白小照片

作者：蔡烈輝

1999 年退休後，開始整理六七十年來的黑白底片，大概有五六千張吧，同時也翻出了一些發黃的小照片。

一張三吋的黑白照片特別引起我的記憶，是故鄉桃園 1950 年代舊市場，兩位賣西瓜的農村婦女。照片雖小，可是還是看得出來她們健康燦爛的笑容。大戰結束後那年代裡，一般人們的生活都相當貧困，尤其是鄉村佃農更是困苦。可是她們曬得棕黑的臉，卻綻放出對生活的堅定意志。

照片裡有一部富士霸王腳踏車，是當時最普遍實用的交通兼載貨用具。彎腰挑選西瓜的男士理的頭髮，明顯的是當時的外省退伍軍人的髮型。少女的瀏海清湯掛麵髮型是所有學生共同的回憶。

這一切讓我想起應該把那些日子復原成彩色，讓朋友們回味過去的那一些日子。

退休後，畫了些 16"X20"的油畫和幾件水彩和粉彩畫。當我決定要畫這幅群組畫時，為了畫出每一個人物的表情，選擇用 36"X48"的較為寬大的畫布。

經過將近一星期在地下室裡專心作畫，大略初步完成了「1950 年代早晨的台灣菜市場」這幅畫。後來發覺原來照片裡，都是完整的西瓜，畫裡的綠色顯得太單調，我在上面加畫了個切開的紅西瓜，同時也多畫上幾個背景人物，使得畫面更多彩完美。經過幾次的修改後，趕上了 2002 年六月裡，在紐約 Flushing Meadows Corona Park 第一銀行開了為期一個星期的繪畫個展。

畫展期間，有許多同鄉從各地來銀行辦事，順便上二樓畫廊參觀我的畫作。也有朋友李正雄夫婦特地從芝加哥坐飛機趕來捧場，並且收藏一幅「日本奈良印象」的大幅作品。住紐約的畫家莊喆夫婦，也聞訊來鼓勵我。因為 2001 年我們一起去中國旅遊，當時我拍下不少照片。我選了其中一張畫了 16"X20"他的肖像畫，也在畫展裡展出。他很喜歡我幫他畫的肖像畫，並且在肖像畫前面拍照留念。這是我這初出茅廬的畫家沒預料到的殊榮，我當下說，畫展後將畫送給他做紀念。更出乎我預料的是，莊喆夫婦帶我們去參觀莊喆在 Soho 的畫室和他們家太太馬浩的陶藝作品。臨走前更叫我喜出望外的是，還送給我一幅莊喆的小幅油畫作品。

畫展期間，最讓我難忘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八十來歲的年長者。

大概是畫展第二天吧，那一位年長者一早就來會場參觀。他在會場繞了一圈後，回到「台灣 50 年代菜市場」前面，站在那裡觀看了一陣子。雖然我已經注意到他，可是正在和其他參觀的人解說無法抽身，隨即請我太太去和他聊天。過了一陣子，我也終於有時間走過去和那位年長者聊天了。

年長者姓蘇，新竹市人，是一位大學教授，因為職業關係後來移居台北市。他說「台灣 50 年代菜市場」，使他想起 1950 代他還在台灣的菜市場情景。那些年代裡，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，二二八血腥屠殺台籍異己未了，不分省籍的白色恐怖鎮壓緊接而來。

有一天，他接到一位朋友的警告，據通報警總特務已經盯上他，勸他立即逃離台灣，因為他的一位親近的大學同事，昨晚無故被逮捕。蘇教授當時才三十來歲，教職生涯才開始，抱著僥倖心想或著能逃過這一劫。可是那一天傍晚時分，再次接到朋友緊急通告，勸

他最好當天逃離，否則會後悔來不己，並且已經幫他安排好逃離船隻。蘇教授當下做了決斷，立即去他太太在台北大橋頭的牙科診所，要他太太放下手頭的工作，當晚跟他逃離台灣。他太太一時無法同意，因為投資的龐大牙醫設備必須處理。可是金錢與生命恆量結果，還是痛心地放下診所，兩人根據朋友的安排，半夜坐上逃難船離開故鄉台灣。

根據一些逃難朋友的引導，他們輾轉移民到南美洲巴西，這麼一住就是三四十年，一直到他的兒子從台灣移居到美國，才把他接到美國來。

說著說著，他禁不住流下淚來，我們也聽得感到傷心無奈。那一段時期，人人自危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和蘇教授一樣流落異鄉，終身回不得台灣的人。

這次畫展使我感覺到，同樣一幅畫，能叫回多少人對事物的不同回憶。

那是將近十七年前的事，我也是差不多蘇教授那一年的歲數了，而他應該是一百多歲了吧。謹將這幅畫紀念我們有緣相會的紀念。

